

红色记忆系列



吴强/著

HONG RI

红日

信念的力量托起明天的太阳  
让思想的烛光点亮我们的灵魂

下



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

红色记忆系列



吴强/著

# 红日

下



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

 18 

沙河边的深夜，黑漆漆的。河水澎湃的声响，像深山虎啸一般，令人惊心动魄。

队伍刚刚行军二十多里，在小村子上休息下来。

“集合出发！”

“什么事？去打蒋介石？”

“保卫夏收，帮老百姓抢收麦子去！”

渴望战斗而没有战斗的时候，得到这样一个行动命令，大家都感到兴奋。

队伍迅速地集合起来，在黑夜里无声地挺进到敌人据点附近，警戒着，掩护群众收割田



里的麦子。

田里麦子还没有全熟，人们只得忍痛收割。老大爷、老大娘、姑娘、民兵，挥动手里的镰刀，他们手里割着麦子，眼里滴着泪珠，嘴里咒骂着蒋匪军。

敌人的炮弹跟着探照灯光，向田野里轰击。

“打吧！打死我，也不留一颗麦粒给你！”

大约有一个排的敌人，从据点出来，胡乱地放着枪。

枪声打得靠近起来，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姑娘哇的一声哭叫起来：

“娘！还割吗？蒋匪军来了！”

娘在女儿背上拍了一掌，低声骂道：

“哭啥！有主力部队在那边！”

守在一座桥口的秦守本班，在敌人靠近时，向敌人开始了射击。王茂生借着敌人探照灯，向一个逃窜的敌人射出了子弹，那个敌人立即栽倒下去。

战士们冲了上去，把没有打死的几个敌人

赶回到据点里去了。

张华峰班的马步生，擒住了一个跌在沟边的敌人，像老鹰抓小鸡似的，把那个敌人拎了回来。

收割直到天亮时才停止。

据点附近留下一大片空地和麦秆子。

在回驻地的路上，战士们纷纷说着、笑着。

“这倒也有味道，杀了一片麦子，捉住一个俘虏！”

“老子一根汗毛没有少！”

“跟莱芜大捷比一比，真是九牛一毛！”

“‘马路灯’有种！”

马步生回过头来，哼道：

“打七十四师不行，打这种杂牌队伍，真是不费吹灰之力！”

“打七十四师你怎么知道不行？”有人反问道。

马步生捉了俘虏，心情兴奋，毫无顾忌地说：

“打得过七十四师，会开到这个地方帮老百姓割麦子？”

“你替七十四师吹牛！”有人大声斥责地说。



班长张华峰在马步生肩上轻轻地拍拍，还要继续争辩的马步生才把要说的话截住。

上午九点钟，三个据点的一千多敌人，倾巢出动，在田野里奔窜，胡乱地打着空炮，放着瞎枪。

三架红头敌机凶恶地奔袭而来，子弹带着恐怖的嘶叫声倾泻下来。

村庄北坡上，有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，牵着两头牛向土坡背后奔跑。

红头飞机发现他们，从高空俯冲下来，子弹暴雨般的射出来。

一头牛从土坡上跌了下来，死了，它的两只愤恨的大眼睛却不屈地张开。那孩子跟着滚下土坡，伏到牛身上，撕破嗓子悲惨地嚎叫着。

红头敌机又一次冲了下来，向着那孩子又扫射了一梭子残忍的子弹。

张德来奔向那孩子。他惊呆了。孩子的一只手给开花弹打飞了。孩子的头靠在牛角上，一条腿挂在牛背上。他的小眼睛半睁半闭，嘴





唇不住抖动，吐着泡沫。

张德来给孩子包扎了血腕，把孩子平捧在胸前，回到村里。

孩子痛苦地躺在门板上，包着纱布的手腕像一个粗大的拳头，两只小眼睛直瞪着上空，放射着仇恨的光芒。

他苏醒过来，脸色像纸一样惨白。

他奶奶坐在他身边放声地大哭着。她的哭声像刀子一样刺割着战士们愤怒的心。

一大群战士和居民围在孩子的周围，默默无声。

悲伤和愤恨，充溢在每一个人心间。

“连长！为什么不跟敌人大干一场？”一直在悲伤愤恨的张德来，气愤地问道。

“要干的！”石东根吼了一声，走开了。

“连长！就干吗？”

石东根停住脚步，回过头来望着他。

“我是不怕死的！”张德来拍击着胸口大叫道。

火，还在田野里、村庄上焚烧着。红头飞

机还在冲上翻下地打着机枪，扔着炸弹。

队伍，拉了出去。

他们在村外，挖掘工事，准备迎击敌人。

这个距离刘胜团三十里地的敌人据点马家桥，驻有国民党匪军一个营部和五个连的兵力。这个据点的敌人，烧、杀、抢、绑，无恶不作。当地群众都说这个据点是活地狱、“恶狗村”。

这个敌人据点恰像一根钉子，钉在这片解放区的动脉上。

经过与地委、县委负责人研究以后，团政委陈坚召开团委会，决定拔除这个据点，消灭据点里五个连的敌人。

向军部请求批准的电报，火速发了出去。

部队里展开了战前准备工作。

傍晚，机要员给了陈坚一份军部复电。他看过电报，吃了一惊，眉头顿时锁了起来。

他立即把电话摇到与敌人最近的一营营部。

“你是谁？”陈坚问道。

“陈政委吗？营长跟团长到前面看去了。”



“你马上跑步到前面，说我的电话，要团长马上回来，地形不要看了！听明白了吗？”

“仗不打了？”

“快去！”陈坚命令说。

原定的作战计划落空了。军部的回电说：

“攻击马家桥的战斗行动立即停止。”

十四个字，电报头上注明十万火急。陈坚在苦思沉想了许多。是一招棋，是一招什么棋呢？他想不出。

陈坚站在电话机旁，接着刘胜的来电：

“是什么道理？”刘胜一开口就大声责问。

“军部来了回电，不同意！”陈坚回答说。

“是什么道理？”

“道理一定有的，电报上没有讲。”

刘胜把电话重重地放下去。

石东根和另外一些干部像漏了气似的，冷言冷语道：

“敌人的工事一根洋火就叫它报销！不要两个钟头，就解决战斗！可偏偏又不让吃！”

刘胜像是斥责，又像是同情地大喊道：

“不要说怪话给我听！要说到军部去说！”

“回去怎么解释呢？刚刚动员！”石东根咕噜着。

“不打就是不打！怎么解释？”刘胜摆着手说。他骑上马，慢悠悠地走着，回到团部。

刘胜回来后，陈坚不在。他喊来机要员，伸着手冷冷地说：

“电报拿来我看！”

看过电报，下面署名是“沈丁”，收报人是“刘陈”。他把电报扔到桌子上。他的底袖带起一阵风，又把电报吹到地上。机要员捡起又送到他面前。

“我不是看过了吗？那几个字还要看上三遍五遍？”刘胜瞪着机要员说。

“签字！”

“笔里没有水了！”

机要员取出自己的笔送到他面前。

刘胜愣了许久，才在“刘”字上画了个小圈圈。

 19 

五月天的中午使人困倦，昨夜又没有睡足，刘胜便到屋里，睡到床上。他睡了，一睡就酣沉沉的。

他睡下不久，门外突然响起急促的脚步声。机要员急迫地奔到他的门口，大声地喊道：

“团长！团长！”

“什么事？这样慌张！敌人打到门口来啦？”

机要员喘息未定地说：

“电报！好消息！”

“哪来什么好消息？”

“是好消息！七十四师……”

“七十四师给消灭啦？”

“快看吧！”

电报上的黑字和刘胜的黑眼珠，给一根看不见的线紧密地连接起来。

看着，看着，他的眼睛亮了，放光了，黑色的字把他的眼睛和心完全吸引住了，征服了。

“这几个是什么字？”刘胜指着几个笔迹不清的字问道。

“孟良崮！孔子、孟子的孟！”机要员回答说。

这份电报具有一种强大的魅力：激动人心，清醒头脑。他的眼前现出了彩虹，他的心里也笑了，他进入了新的美梦一样的境界。

刘胜举起了手，握紧拳头，猛力一击，桌子上的茶壶、茶碗、墨水瓶、纸张、书籍、文件一齐飞了起来。

“‘小凳子’！‘小凳子’！赶快收拾东西！”他站在院子里高声地喊叫着。

邓海慌慌张张地跑来，问道：

“什么事？有情况？”



“什么事？收拾东西，马上出发！”刘胜命令道。

“打扫大半天，刚摆弄好，又要收起来？”邓海懊恼地咕噜着。

“不要废话！”刘胜边说，边在电报上空白处，签上小鸡蛋大的一个“刘”字。

他抓起电话，不停歇地打着一个接一个的电话，在电话里，他的声音显得突出的洪亮和昂扬：

“……马上，立刻到我这里来！军部来电报，有最最紧急的任务！……打七十四师去！”

几分钟以后，团部的人马已经集合在场地上准备出发。刘胜和营、连干部们，蹲在地上，围着摊满一地的地图。

刘胜把电报递给陈坚，用他那在最得意的时候才有的声音说：

“要我们长翅膀飞哟！”

“哎呀呀！一百二十里！足足的！”

“赶得上！”石东根和好几个人齐声地说。

刘胜手按着膝盖，腰身一挺站了起来，向

干部们庄严地兴奋地宣布道：

“七十四师，这个敌人！给我们兄弟部队钳住了！压缩在沂蒙山区孟良崮一带。”他从陈坚手里拿过电报，提高嗓音，接着说：

“野战军首长陈司令、粟司令、谭政委的命令，叫我们这个军飞兵前进！飞！懂吗？叫我们长翅膀飞！叫我们变成老鹰！我们团的位置在军的最前面，离孟良崮最近，是鹰头鹰嘴！”他看了看表，又接下去说：

“一百二十里，在夜里十二点钟以前赶到，不是！是飞到垛庄一线，卡住敌人的喉咙，完成对七十四师的包围。还有十个钟头不到，时间急迫，没多说话，立刻出发！”

他说完话，望望陈坚，陈坚紧接着说：

“就这样，大家比赛一下，看谁的翅膀硬，飞得快！天不好，要是下雨，就是下锥子，也要准时飞到目的地！”

仿佛多停留一秒钟的时间，多说一句话，就误了天大的事。刘胜和陈坚他们跳上马，头



也不回地飞驰而去。

队伍放开轻快矫健的脚步，在前进的道路上飞奔着，进入了山峦重叠、奇峰高耸的沂蒙山区。

山，越走越深，越走越高，越走越陡；脚下，全是陡险的羊肠狭道，而战士们的步伐，却越走越快。

伤愈归队的杨军，走了好几个钟头的路，没有说什么话。他默默地走着，默默地思虑着。

“连长！我们的队伍跟从前不一样了！”在途中休息的时候，他挨在石东根的身边，轻声地说。

“对！新兵多，老兵少。”石东根顺口说。

“比从前强多了！”

“还没有下过炉！是钢是铁，是泥是土，要看这一仗打得怎么样。”

指导员罗光把杨军拉到身边，紧握着杨军的手，亲切地说：“杨军！我们在莱芜战役里打了大胜仗，军首长命名我们四班、六班为‘英雄班’，这一回，再把七十四师掀倒，立个大功，

嘿！那就功上加功，封上加封！同志哥呀！说不定还弄到个‘英雄排’‘英雄连’的称号哩！”

“连长！指导员！我落后了！”

“不说这种话！小杨！”石东根抓住杨军的手，在杨军的手心拍了一掌，继续地说：

“你是我们连里的老骨干！回来带着大家干！打张灵甫！你是英雄！不要泄气！”

“对！杨军！拿出劲头来！”罗光又拍拍他的肩膀说。

队伍又前进了。炮声清晰地从东南方向迎面传来，像是强烈的兴奋剂，大家的脚步更加矫健，更加轻松了。

杨军跟着大家哼着文化教员刚刚编好的歌曲：

端起愤怒的刺刀，

刀刀血染红！

射出仇恨的子弹，

打进敌胸中！

人民战士个个是英雄，